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劉蕺山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拔貢臣曹曜淵

劉蕺山集卷三

明 劉宗周 撰

奏疏三

請定大興宛平兩縣經制疏 崇禎庚午六月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縣帑告匱已極人情濫觴無窮懇乞聖明亟定經制以垂永久以裕國用事臣聞古之善理財者必有一定之經制而後可以節濫觴

之人情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言傷財害民皆自無制始也今天下之財病于無制久矣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者自朝廷達於郡縣所在而是而臣終不敢越俎而言朝廷之經制請姑言其在郡縣者臣自去秋蒞任即知大興宛平兩縣錢糧之弊因首發積書姦吏侵盜稅糧罪案追贓正法并問從前蠹孔所坐一一思與釐剔會劉書旁午拮据不遑久之兩縣始各以五年經費冊來報則見大興縣自萬歷四十五年起

至崇禎三年共那借過經費至八千四百六十二兩零宛平縣自天啟三年起至崇禎三年共那借過經費至八千四百二十一兩零業經前任府尹劉澤深題請奉有廵按御史查明設法通融銷補之旨至今未結也方今前逋未銷後逋繼之矣臣謹按兩縣經費皆取給于鋪行稅契大興每年兩項約共徵銀八千餘兩宛平每年徵入并大興通州協濟約共六千餘兩原以供郊廟朝廷大禮大役不時之需而餘者各衙門年例支銷亦

有常額也然年例之漸不能不援以濫觴至于今日種種陋規月異而歲不同計五年中有撫按遶支禮儀每年至三五百金者有各衙門私用夫馬皂隷每月至百金內外者有戶工兵三部撤用車輛無筭者有各衙門書辦皂隷鋪司工食私增名數不等者有五年編審鋪行科道紙張工食動支至千餘金本縣編審催頭工食動支至二百餘金者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多例之所不載者也即例之所載者內之如禮儀房打掃如廣盈

庫染塾外之如五府六部等衙門動支筆炭紙張印色等項撫按八差及本府太僕寺等官上任修理鋪陳等項各所費不貲亦往往事在可已額非原設而最稱繁重者無如鄉會兩場協濟臣考往牒萬歷十九年間鄉場協濟額設七百餘金而今浮至一千八百金會場協濟額設九百餘金而今浮至一千七百金至鄉會武場亦復如是皆所謂濫觴之弊也至是而每歲之所入已不足供其所出重以宮府非常之役倉卒見告束手無

措不得不事那借借院贖不足則及大糧借大糧不足則及雜項而吏胥遂得以因緣為姦轉手之際朦朧開報莫可究詰七八千金宿逋有自來矣此而不亟為之設處將極重之勢何所底止臣因念邇者皇上特設科院董修天下賦役全書就全書所載一賦一役皆國家惟正之供猶緦緦議汰議裁不遺餘力況全書所不載為事例之濫觴者乎臣以為例之所無者當裁之以法一切報罷可也例之所浮者當裁之以義悉行釐正可

也如鄉會兩場皆當亟行撙節以復舊規或加派省直以益之可也而要之皆非可以空言勝也頃者兩縣正官並缺臣檄署印官將前項冒濫事例必稟臣府而後行一時漏卮少塞乃中府以年例筆墨責大興稍不應輒鎖縣役去當此之時雖有強項之吏亦不能一一力抵權貴人為朝廷守此金錢也為縣官者不亦難乎昔孔子以簿書正祭器而獵較之風息于今亦有簿正焉臣請皇上特命賦役科院將兩縣經費冊逐一磨勘可

汰者議汰可減者議減因刋定例款書冊附于全書之後凡非冊中開載一槩不許應付從此經制既定雖有貪官污吏不得開乾沒之門雖有權勢私交不得假侵漁之路將一年而那借塞三年而物力盈還之於下可寬編派之額積之于官可免匱乏之憂于以造福畿輔之民豈曰小補而宿逋之銷不銷可無問已臣迂腐之資目擊帑藏匱乏無能措手不敢不力行撙節為天下先舍此別無他術祈聖明勅下該部會同賦役科院酌

覆臣疏立賜施行輦下幸甚臣等府縣官幸甚

請告疏崇禎庚午七月十七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明俯賜罷斥以昭分義事臣叨中萬歷二十九年進士筮仕行人天啟元年起陞禮部主事二年改光祿寺寺丞三年陞尚寶司少卿連陞太僕通政未任削奪崇禎元年起陞今職總計臣通籍以來三十年于茲而實在仕籍僅將六年其餘皆棲遲家食之日止因賦質甚

羸半生多病不堪自効犬馬故屢事乞骸以安愚分既
遭剷籍若將終身何意晚年再際聖明起臣田間擢以
今職辭疾不允黽勉趨朝處首善之地竊欲躬行教化
為天下有司倡乃涖任未幾國事倥偬動闗臣府拮据萬
狀遂不暇問京兆職掌而地方凋敝蚤已開罪于守土
爰于本年二月有束身待譴之請蒙皇上不加顯戮勉
以實心料理臣感激聖恩從此益矢乃心竭乃力無一
事敢即于怠荒冀少圖報稱乃臣素有羸怯之症拮据

一載心血盡耗又因水土不調漸傷脾胃時嘔時痢元氣益虧向蒙聖恩假臣調理未及痊可因事見朝又復詿籍會祈禱雨澤奉旨切責旋復見朝繼之以補贖愆斤而臣愈不勝其委頓矣數日以來吏書之抱牘而前者臣昏憒無以應輙報罷而去更何問料理之能益臣心可以許國而臣力不能以從心臣其敢不蚤自引決以重貽地方之咎為此萬不獲已懇祈聖明念此輦轂重地終非病臣可効瘝曠已深亟賜罷斥則所以全臣令

日之分義者實于斯為至而區區首卯之私始終得遂衔結罔不足道也惟聖明憐而許之臣無任力疾控陳待命之至

叅奏閹豎疏 崇禎庚午七月二十三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等謹題為閹豎陵辱縣佐謹據實糾叅以肅法紀事本月二十一日據大興縣典史王邦程呈前事内稱本衙皂隸穆貴張登結黨欺官故誤公務向因誤事本府左堂具呈府丞案下蒙批經歷司

究解見禁未結豈期張登茲弟內官張進忠闖入經歷司罵詈不堪復統衆數十人身皆戎裝哨入衙門公堂座案等物悉行殘毀衝入衙內辱打家眷毀裂毋職冠裳聲言要銀二百兩見有郭內相勸解等因到臣復據經歷司經歷姚元愷大興縣署印縣丞宋光墀各具呈前事到臣臣不覺髮豎隨拘皂隸張登審鞫口稱內官張進忠果係登弟則登之挾勢陵官固無辭于罪魁矣乃張進忠者何物刑餘而敢於咆哮公署所至肆横至

閭縣官之私室毁器裂衣公行毆辱明與縣官為難實與京兆相讐此其目中尚知有朝廷乎以閹豎之賤而陵侮有司既難乎為有司假隷役之忿而報復上官更難乎為上官此其關繫紀綱之陵替何如哉不特此也臣嘗奉旨行保甲事宜首禁梨園以正風化勢不得不行五城兵馬司查緝至于文票絡繹乃吏目吳時聘一舉犯禁者申臣正法而遽受内官孫國用之辱臣因其事猶未若邢琨之决裂故不行題条今本官竟以此為

城院所刻曰不踰批委妄肆需索而不指其需索之實且詬本官為越職趨承是本官得罪之故臣實坐之雖毛舉不一端而即此足以快國用之心中國用之計則為國用之類者安得不效尤而起視紳士不如奴隸乎異時倘有闕司空之堂圍閣臣之宅以逐大僚如天啟中故事又何以禁之語曰涓涓不已將成江河綿綿不息將尋斧柯臣不肖受事輦下竊為皇上持風紀將一切豪貴不法是問乃前者京兆之令不能行于司坊致

一受侮于宦豎令者少府之令又不能行于輿皂致再受侮于宦豎將異時宦官一切壞法亂紀之事自今日始而皆自臣等不職以階之則臣罪滋大臣懼滋深臣雖抱疾求去義難默默仰祈聖明勑下司禮監衙門將張進忠提問正法少警將來并查城院叅疏究孫國用應否為梨園欺陵吳坊官至吞聲不敢詐以去則所以肅清輦下為四方之則倣維萬世之治安者實于是乎在臣等亦與有榮施焉

再申請告疏崇禎庚午七月二十五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再懇天恩臣病萬難供職仰候罷斥事臣于本月十七日為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恩俯賜罷斥以全分義事奉聖旨京尹事劇正須實心辦職劉宗周著加意料理不必引疾求去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温綸不勝惶悚夫京府為天下之劇司皇上之所鑒也當地方凋敝之後國計民生料理倍艱又皇上之所鑒也此而責之以實心辦職其所以

策勵微臣意良獨至臣敢不奉以周旋而臣亦嘗反而求之果能身視民家視事乎肅清輦轂稱首善乎于此有一毫或歉已成瘝曠聞罪聖明死有餘愧不幸又繼之以病處心愈苦曠職愈甚即今沉痼之身氣息奄奄腹堅如土上下痞隔臣猶日勉強對吏書遣發諸案而精神恍惚管攝難周百弊承之將如皇上加意料理之旨何念及此而臣尚可一日在事乎哉嗟乎人臣策名委贄身非已有死生以之矧遭際聖明一旦從草莽起

崇班何忍遠爾言去即臣三十年病骨久與溝壑為鄰其間屢進屢退雖不能以三年淹而終未敢果于忘世黽勉此出一博桑榆乃今日犬馬之力已竭區區之心無可自效狼狽支離通國之人知之而獨不為聖明所鑒察將謂别有假托茍遂私圖此臣之所大恐也欺罔人臣之大惡而臣故蹈之平生所學之謂何仰祈聖明俯鑒臣病萬非假託特允臣請賜之罷斥庶得别簡賢才副京兆之職則皇上為地方計委出于此而亦臣之

所為地方計也如臣不肖不能仰副皇上責成之意輙轉于懷辜負聖恩直當結之生生世世以圖報稱臣無任激切再陳之至

三申請告疏　崇禎庚午九月十五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久病難痊續申前請懇恩終賜罷斥事臣因患病不能供職于本年七月兩疏乞骸未蒙俞允煌煌嚴旨勉臣以實心幹辦者不一而足且責臣堅求自便使微臣處此無地可容不得

已力疾任事會科場在即拮据正殷臣以尩然病魄日夕飲水惟恐開萬一之踈虞而今幸已告竣矣自此府事稍閒或得優游卧理一面便于調攝以就痊可徐圖幹辦少報鴻恩臣之願也不意臣病日痼臣體愈羸前者猶患在脾胃而今則轉授于神明晝忽忽以健忘夜怔忡而廢寐至于膽汁上溢膀胱下遺醫者謂此二陽之症發于心脾人不常見衰年得之多犯不治者臣念病勢如此報恩之日亦已無多惟有奄奄坐斃以身殉

官已耳然其如尸曠之日積何哉時方多事畿輔重地政須彈壓之得人内有京尹外有撫按兩者提衡而論不謂京尹一官果可從卧理也前者撫臣方大任以病請而皇上允其去按臣董羽宸以病請而皇上允其去今道臣張春復患病而皇上又行查勘賜允有日矣此豈皇上有私于三臣哉地方之責重而自便之圖有所不暇問也何獨至于臣而靳之臣平生無他技止此愛君憂國之念矢之天性臣雖退處之日長江湖廊廟總

無異視即臣受事以來朝斯夕斯無一刻不從地方起見幾于寢食俱廢智短才困羸病之軀遂不覺浸尋以至于勮皇天后土實鑒臣心使臣力有一毫未盡尚可勉效之君父則臣終不敢為乞骸之舉況屢旨在前凜然斧鉞臣寧不知所以自處至于一請再請而不已臣之心有不勝其若刺者矣總之臣身不足惜而地方之責終不可負伏望聖明鑒察倘念臣前後悃誠委非矯飾亟賜允放使臣雖不肖不致以尸曠之罪久病地方則于綜

數職業之中寓曲成人才之道亦勵世磨鈍之大機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恤畿輔凋殘疏崇禎庚午九月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畿輔凋殘未起聖明軫念時殷謹竭愚悃仰承德意以固邦本事臣待罪京尹有日愧無絲毫補于地方頃從邸報中屢繹明旨仰見我皇上慮切民艱當地方凋殘之後亟欲起流離瑣尾而置之生全以為邦本計至悉也至以撫綏專責之府

縣有司則臣于所屬州縣其敢以膜外視哉惟是病廢日久一切不能料理每從州縣文移往來問閻民疾苦未嘗不耿耿于心苟可以為民請命者臣終不敢置之不問也如大宛則稱有僉商之苦中人之家一經報商則千金立盡以其預墊之為累也及上納本色又以鋪墊累故領價雖倍于所估而反不免有傾家之患令度此役終不可罷也當令商人先領價而後收物料至內府錢糧仍令各衙門官收官解庶可少甦商困如外州

縣則稱有派買豆料之苦既運津矣又運薊矣又運京矣官價不滿半而里胥坐派之細户滑者多乾没焉紛紛科歛雞犬不寧小民尚有樂生之望乎倘邊事尚無税駕此後宜稍增其價名商承買不以累富民庶可少甦民困抑又有錢糧火耗夗頭之苦頃大興縣民魯虎納大糧八兩二錢而粮户勒耗至九錢是加一取耗也臣已久行禁飭而猶若是則從前積弊尚忍言乎至進宫子粒有加三四者矣問其故曰進宫有滴珠有鋪墊

明坐加一兩衙門吏書遂得藉口需索以濫觴至此則莫若法行自近先除上供之近例為有司倡而兑耗之弊不革自罷至大興等縣嘗請平糶銀兩矣積儲小民之大命而奪于平糶者半又議孤貧月粮及節孝優恤皆另行設處計設處之方惟有多罰贖鍰為民屬而已不然恐積儲終屬之虛文而全以平糶奪也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一昌平等州縣嘗請典鋪銀兩矣大兵之後富民莫保其家即流寓者又挈貲而遁向所取之酌分

者勢難望門懸坐也閒有開張如故而官家增一番酌分典鋪役增一番子錢承平之日富民猶自不堪況此日之貧民乎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二通州又請祇侯馬夫銀兩矣該州以賑濟之故并一州各官俸薪盡行捐助能復蠲以助餉乎于此而必取盈焉恐本官黙金無術也一州如此他州縣可知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三至各州縣庫吏之告瘵也大率半年而破家葢州縣公費無多又額存節省勢不得不坐莞庫以賠墊而此賠墊

者有司又多以迎奉上官如豐潤一庫書在事一年而
塾撫按關三院交際至三百金能不輾轉償之小民乎
則新餉之當暫免者四至輿隸人役之紛紛見告也業
虎而翼矣猶恃有催役錢少潤其齒吻即催役不無虛
冒近已釐之賦役全書中又加抽扣焉是翼餓虎也委
吾民以魚肉又孰饜之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五而臣于
此重有感焉民生至今日困極矣而畿輔之困為尤甚
外省直之民困于征繕者役有常供賦有定額至畿輔

則頭緒紛然錯出今日僉商明日報役今日派莊頭明日撥墳戶官吏得以因緣為姦勲璫得以輾轉肆虐遂不禁日朘月削以趨于盡況重之以兵燹安問子遺自非為人上者解煩滌苛一意與民休息持之以數年之久鮮有能復其生理登之小康者借曰軍興告急奈何以天下之大不能寬此湯沐子孫乎邇者盜賊公行輦轂之下不時見告孰非饑寒所迫以至于此者漢臣有言安之耶抑勝之耶如安之之道除前項輕徭薄賦外

莫若有司躬先教化講鄉約以蒸善良行保甲以戢奸究而刑罰非所先焉彼固所謂勝之而已今日法網不可謂不密而姦愈起盜愈甚何故臣嘗奉旨著保甲事宜為都人倡而權在五城動多掣肘臣每至地方講約居民多感動者至問司坊官以保與甲位署多茫然不解又何論條教之詳條教且不解又何論身教益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久矣其不講也臣于是知令天下遂無吏治矣世道之衰生民之困何日之瘳所恃聖明在上

毅然以古昔聖王為法先撫字而後催科重教化而緩刑罰使天下則而象之惠此畿輔以綏四方天下庶有太平之望乎臣去國之身報恩無地猶不禁款款之愚倘蒙當事者不以為迂酌議施行地方幸甚

應名請寛限疏崇禎乙亥八月十五日在籍上

原任順天府府尹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為力疾赴名懇乞聖恩少假嚴程以逭違玩事本年八月初三日吏部差人移咨到臣內開吏部題為欽奉聖諭事奉聖旨名

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釬禮部尚書孫慎行順天府府尹劉宗周作速來京爾部馬上差人催他就道不得遲延欽此欽遵等因臣宗周聞命驚惶莫知所措隨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臣即刻日就道趨赴嚴程凜王言之鄭重義不暇為反顧謀矣惟是臣以犬馬之疾乞恩在告者五年于茲而竟無起色乃者夏秋以來復以暑濕交侵驟染瘧疝江南之人獨此為虐每間日則寒熱交作昏暈數時飲食不進如是者旬有餘日而臣積弱之

體益成委頓之勢一旦奉此簡書臣雖黽勉就道猶虞風露之不時為羸體所中因而延緩日月仰辜聖明旰衡求舊之懷則臣罪滋大臣懼滋深為此據實控闡敢祈聖恩少寬程限容臣一面調理而前至京陛見庶微臣不以違玩受譴而聖明帷蓋之仁于此益著臣無任戰慄籲懇之至

辭少司空疏 崇禎丙子正月二十五日上

原任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聖恩洊及非常臣

義尚難拜命謹據實剖陳以祈聖鑒事項該吏部題為
欽奉上傳事奉聖旨劉宗周陞工部左侍郎欽此欽遵
臣不勝汗惶不勝驚隕臣謹即于城外私寓設香案望
闕叩頭訖竊有請者伏念臣向以羸病在告五年于茲
一旦蒙恩特名方身在牀褥之日竟以支離就道兩疏
控陳未蒙鑒允扶掖至京賜之陛見親承天語之琳瑯
曷展臣愚之揚扢草野寵榮至此已極兼復寵降恩綸
自廢僚而躐九列之班由特簡而厠司空之署臣何人

斯當此殊遇而復被此殊恩茍頂踵之猶存雖捐糜以何惜惟是臣初抵都門即因誤聽人傳致有誤朝一事檢舉認罪詞連范仁奉旨下部再擬再奉嚴旨范仁見在覆審閒仁案一日未結則臣罪一日未正臣方日夕待罪之不暇而遽叨此殊常恩命臣亦何敢冐昧而處于此即聖明方開使過之仁其如微臣引身之義何至臣把骨如柴病苦萬狀心知不能勝此重任而臣尚有所未暇及也為此直披誠悃仰祈聖明查臣前日與范

仁一體容臣仍在城外私寓稍事調理候刑部結案之日臣方以生死去留之身聽皇上之處分則國憲既彰君恩非幸臣無任激切控陳待命之至

再辭少司寇疏

崇禎丙子正月二十九日上

原任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感荷溫綸再披血悃仰祈聖慈憐臣久病餘生俯賜遣還原籍事該臣具奏為聖恩洊及非常臣義尚難拜命謹據實控陳仰祈聖鑒事奉聖旨劉宗周新膺簡命著即祇遵供職

其范仁事情刑部作速奏結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方席藳待罪閒莊誦温綸再申特簡姑置臣罪不問而起臣供職臣不覺感而繼之以泣雖前案未結分宜祗承新命以從事矣而無奈微臣犬馬之疾日甚一日有不能勉承聖恩者伏念臣先年脾胃受傷遂成痞症百計難攻幾三十年坐使精神日耗漸同廢人臣通籍三十六年而歷俸不滿六年原非有恬退之節足以過人猥以一生卧病鄰于服官而臣反用以獵取不次叨冒至

此慚負君父若何可言一旦有欽召之命則適因患瘧而前症復作臣不敢不輿疾自前勉抵國門數月以來無一日不藥無一日不因藥加楚至于氣隔胸而不降痰閉脇而不升目眊耳鳴時時昏暈止因前案未結靜聽處分未敢乞骸幸而勉成陛見之禮已不負微臣數千里赴召之本懷矣乃司空何地貳卿何官令天下又何等時而可以五官不靈百骸如偶者尸位其間即臣不足惜將如邦土重寄何此臣之所以聞命若驚感恩

欲絶而終不能已于言也倘臣不從國家量度而徒顧此殘喘乞恩自便聖明在上斧鉞在前其能寛臣一人臣故不敢以假請而直述其乞骨之忱仰祈聖慈俯鑒臣情萬非得已收回成命許臣以原銜回籍調理臣一日餘生尚矢銜結于世世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痛切時艱疏崇禎丙子二月二十三日上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為痛切時艱直陳轉亂為治之機以仰紓宵旰事臣嘗讀史至唐徳宗一再播遷

天下之勢危于累卵而其臣陸贄所以啟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為一時強明自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臣乃知聖人之道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效不旋踵況聖明在御之日乎臣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禍亂相尋十餘年于茲矣乃者勦寇之役聚天下兵餉馳驟五省之地竟不能一挫狂鋒而且南竄江北犯河至煩聖天子焦勞于上減膳徹樂為修弭計庶幾天心有厭亂之期乎然臣聞之治亂之機係乎事

始皇上誠計及于封疆則廟堂之上有先受其弊者不
徵前事之所以失不知後事之所以得而苟不直鏡治
理之原亦終無以撥轉亂為治之術臣請推皇上修弭
之意而誦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
位之初鋭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
也至于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
致施為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于是耳目叅于
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

下事不覺日底于壞故自廠衛司譏訪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失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糾劾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横賦愈逋自敲扑日繁而民生瘁自嚴刑與重斂交困天下而盜賊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

自監紀遺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幷窮于督撫自朝廷勒限盡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使生靈益歸塗炭事急矣天牖聖衷一旦撤總理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冀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罪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戇坐

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于國體人心又有非淺鮮者于是求治愈殷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詭說投閒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為厲階遂至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矣夫皇上之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

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為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已從人以寛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懦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宗賢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虞乎寇亂哉夫蚩蚩潢池之衆皆赤子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

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齎内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境内外聞風慕義者爭先恐後又奚煩于覲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臣聞之有天德斯可以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

二帝三王之學求所為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之功庶幾不遠于此矣至于用人誠為平天下要務尤在致審乎好惡之機以決用舍之路若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者片言投契立置清華稱一時盛事第本生言有大而近夸情似要而有挾其品未可遽言乞皇上先令以冠帶歷事黄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之後果有忠言奇計足以折大姦斷大疑決大計然後與之實授未晚不然將如名器何古之聖人刑一人而必使千

萬人知所懲賞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勸則操勵世之權者尤不可茍焉以處此也夫以我皇上天縱聖明卓卓有希堯法舜之志而一時為之臣者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以熒主聽使國論愈紛治效愈後臣竊痛之伏惟皇上斷以堯舜為必可為而求之于堯舜之道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誠使天下皆回心向道以事一人而天下有不治者未之有也若徒曰法制禁令而已則短長之效已見于今矣此固非臣之

所敢知也伏念臣羸病餘生一旦蒙恩起自田間擢置貳卿雖捐糜曷圖報稱茲當受事之初不禁主憂臣辱之義輙敢効此款款雖計極迂疎無裨高深萬一而區區堯舜其君之懷不敢自後昔賢惟皇上少垂乙夜之覧尚念臣言可採得一一見之施行即與臣以出位之誅身膏斧鉞亦所以畢報稱之分雖死不恨臣無任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再申皇極之要疏崇禎丙子二月上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再申皇極之要以端治本事臣聞天下無道外之治而道之所以爲大者仁而已矣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非物物而體之也道在用人譬之一身然必其血脉先注于腹心之地而後暢于四支達于肌理夫君臣一德之交亦一身之腹心也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我皇上恫瘝民隱固嘗具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懷而天下猶有不得其所者何也皇上常用閣臣矣八九年之間而或以甌卜或以廷

舉或以特簡又錯出之以票擬至于票擬而為術愈以疎已帝心已未可憑輿論又未敢信不得已而從特簡識者猶以為内降之不可長也乃聖明而特簡矣宜其必出于天下之賢者而何以前見賢而後獲罪且有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者是皇上終日用閣臣而不足也皇上嘗用九卿大臣矣既辨官而論之又代為官之者曰若何而用人而理財而惇典庸禮命德討罪靡不巨細綜覈羣臣拱手受成耳然用人而人才之摧折日

甚理財而財用之匱乏日增以至獄濫刑繁兵驕將懦尤稱一時極弊是皇上終日用九卿而不得一人之用也若乃召對時勤自公卿而下咸不乏造膝之談仍令以所未盡者披瀝而進亦足稱熙朝之盛節矣然孰有為皇上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者始焉皇上出言以為是而輔臣莫敢矯其非既焉輔臣出言以為是而部院臺省莫敢矯其非即間有矯其非者而皇上亦無從而得其是非之實國是遂終于不可問是皇上終日懸鞀建

鼓以來天下之言而不得一言之效也至是皇上亦誰可與共天下者閔閔焉訪宗潢羅草澤搜兎罝之英叅中涓之任誠極一時苦心皇上固曰吾茀不得天下賢者而用之臣謂天下未嘗無賢者也顧上之人能用與不能用耳堯舜之急親賢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菑聖人不敢自有其聰明而必以天下之耳目公天下之視聽所以決壅閉之路也以今日求賢若渴如皇上而天下之為賢人君子褭足而不入于廷得無

有望皇上之聰明而逆閉其途者乎語曰君門遠于萬里堂上遠于千里堂下遠于百里言壅閉之易生也顧皇上之熟察之也雖然皇上自有其聰明而天下皆愚矣天下皆愚而還以其愚者當皇上之心曰此庶幾可以敎而臣之也是皇上終日用賢而轉用愚不肖之士也若是者又何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有我之私或累焉故也皇上亦去其聰明聖智而已矣語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其要歸于愼獨是以聖人絓纊

凝旒淡然無為而天下治此之謂皇極之要臣常見廷臣慮皇上焦勞太過有舉職要之說以進者亦稍啟其端而未竟其說臣謹為推明之如此惟皇上于齋居恭默之時恍然自見其獨體而于時保之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足治也

三申皇極之要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為三申皇極之要以決萬世治安事臣聞古之帝王道統與治統合而為一故世

教明而人心正天下之所以久安長治也及其衰也孔孟不得已而分道統之任亦惟是託之空言以留人心之一綫而功顧在萬世又千百餘年有宋諸儒繼之然人自為書家自為說且遭世喪亂為力愈以艱已而究之治統散而無歸則亦斯世斯民之不幸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聰明即位之後即表章朱熹之學以上溯孔孟直接堯舜以來相傳之統于是世變風移人心之正幾于三代列聖承之遞加培養其為人心世教如

一日至于崔魏肆毒首殺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以上擬孔子人心澌滅殆盡此固天之所以開聖人也自皇帝受命中興纂揚前烈復還祖宗之舊天下方延頸以望太平而乃者時艱轉迫籌兵議餉無有虚日臣嘗求其說而不得謂大本大原宜在皇極之地而不盡然也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臣頃伏讀聖諭曰誇詐日開事功罕覩深切近日膏肓此一時也大臣不務講和衷而計出于傾危小臣不務修職掌而計出于救過言

官不務持公道而論王于風聞封疆之臣不務定大計而功冒于殺良皆誇詐之類也以故皇上惡情面則諸臣杜門謝客以市公皇上禁餽遺則諸臣引袖交懽以致敬設厰衛之譏即以厰衛為夤緣立註銷之法即以註銷塗至尊之耳目至皇上極力破除門户之說而諸臣又借以誣善行議論偶違必推求其主使風聲凧著盜踪跡其疑似雖彼此各有依傍而究竟總主調停勢必至盡逐正人再起大獄追貶羣賢以成紹聖之紛紛

而國事愈有不可言者矣臣于是而痛人心之為禍烈矣一中于崔魏之毒而傳染至今猶得以機械變詐之巧鬪其富貴功名之捷使國事幾于再壞若赤子而背父母士卒而戕主上亦氣類之相因而至者也而臣以為欲正人心莫如明世教明世教莫若道先王之道以道之而其本則在皇極之地臣觀大學一書言平天下之要必推本于用人至引秦誓所稱大臣容賢妨賢兩者決好惡之路而歸之仁者葢惟仁人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故能好人所好惡人所惡以一天下之人心而化其反側乃其功必原于格致尚非獨知之地真知善之當好與惡之當惡而又何以能好能惡乎此大學之道所以不可不亟講也今欲求端于皇極則自皇上躬親聖學始方今經筵之臨御非不勤也然不過循故事而已即其得之于講讀之後者亦資聞見而已必也首復先儒程頤坐講之規以作崇儒重道之念乃始從容論質上下古今務求端于格致之微而由是進之誠意以

審其幾進之正心以踐其實已之明德既明而天下之明德與之俱明矣將修齊治平一以貫之所謂明明德于天下也夫使天下皆有以明其明德則人人知有君父而不復知有功名富貴知有廉耻而不復知有機械變詐民風自此而淳政事自此而修國家自此而乂安撥亂為治在反掌間是皇上繼皇祖而接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為千萬世開太平也記曰化民成俗必由于學此之謂也至近日理學名臣如鄒元標高攀龍馮從吾

等仍乞勑下廷議酌與從祀之典并論及國初方孝孺曹端而下諸臣補累朝之曠典定一王之道極人心世教共益有裨乎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人心萬古一日則四端之心亦萬古一日今不務發其本心之良而曰吾姑以法繩之計所以防人心之詐亦已無所不至矣然文法繁而真情愈隱伺察勝而苟免反甚民之無良無乃自上導之乎伏念臣少不知學長而無聞溝壑餘生一日遭際聖

明捐縻何恤惟是半生羸病無由勉効犬馬輒不勝其款款之愚至再至三感念時艱聲淚俱盡惟聖明憐而鑒臣臣死且不朽

恭申對揚疏 崇禎丙子三月初六日上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為頂戴明綸恭申對揚之忱以圖報稱事頃該臣具奏為痛切時艱等事奉聖旨劉宗周素有清名名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歸咎朝廷如流寇聽其自

窮貪欺任其所爲將何以爲國北宋向無三釁終至南渡可爲殷鑒堯舜事業詎不願慕無奈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功能表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方席藁待命捧誦明綸仰見我皇上虛懷盛節雖徵臣之言出于狂瞽之極者猶然不廢采擇至事商求藹若家人父子之告語臣乃不覺撫心欲絕繼之以輾轉迴環而不容已于對揚之恍也臣請遂以堯舜之道進夫堯舜之所以爲

聖者非以其事業之巍煥與而本之乃在十六字之傳致謹于人心道心之辨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由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極其效至于四方從欲黎庶風動堯舜之道所為約而易操者如此我皇上英明不世出又生而遠乎聲色貨利之習固已具一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于人心而過不及之端授之政事之地即求治而過不免于害治者有之而吾固不自知也乃時而提醒

之曰得無與亂同事與又時時而謹凜之即此一念謹凜是道心之主也為精一為執中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今曰堯舜事業詎不願慕又若姑自退諉焉何也無乃求之事業之著而反失其心源歟夫事業至堯舜無以加矣然詳考其時洪水為灾昏墊阻飢遍天下而堯舜不以故貶聖亦止恃此執中之心法勞于求賢而用之以坐待昇平計其為時已不啻數十年之久矣皇上誠以堯舜之心為心政不必預期其事業而轉生一退

諉之心以為不可幾及也惟是有君無臣千古同嘆貪欺成習在位者所在皆是而臣以為轉移化導之權終不外皇上之心漢臣賈誼有言視之以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視之以奴隷彼將奴隷自為也然則視之以股肱心膂彼未有不股肱心膂自為者雖堯舜之時豈無巧言令色孔壬其人而顧以為不足畏一時君若臣惟賡歌喜起于一堂之上而已流寇之為中原毒也原其初朝廷赤子也語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皇上但心堯

舜之心以撫民耳不患寇之不還為吾民也夫宗誠不必有宗藩方鎮宦官之釁而播竄之禍實始于王安石一時君臣驟起用兵之議勢不得不加賦病民于是君子競起而爭之爭之不足而黨論興空國之禍作馴至蔡京用事國勢日蹙遂至南渡此所謂無事自擾者也自此諱言恢復國勢奄奄猶賴朱呂諸大儒道學一綫相與彌縫闕失卒延南渡之業幾二百年至航海之後文信國且奮起而扶三百年已絶之綱常一時人心風

俗之厚又有如此者則亦千古得失之鑒也今天下自皇祖以來不幸而有朋黨之說崔魏之亂首殺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一網盡之謂之門戸自此人人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士風之壞有由然矣一日聖明在御漸開蕩平之路而議論紛糾媒孽時起終致人才落落屈指先朝遺直無如惠世揚一人受錮者十年而後用若鄒維璉之病也而用孫愼行之垂死也而用尤恨其用之不早則此外可以類推矣

皇上誠鑒及宋事請必以堯舜之道率天下使天下皆
學為孔孟之學永杜朋黨之說于是廣起廢之途酌薦
舉之格并絕天下希旨生事紛紛上書而媒進者庶幾
士風丕變而國事可圖也總之天下之治從本源執要
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推行則神不役而智周此堯
舜事業所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惟皇上深致意焉
昔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繼之曰有為者亦若是
乃知堯舜人人可為此性即堯舜之性此心即堯舜之

心苟非深信不疑安能立一必有為之志而不惑于雜霸故雖以漢文帝之賢而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其志不足稱也故又曰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天將以皇上再開唐虞之治惟是永堅厥志而已若微臣識本迂踈未諳時務仰承天語戒飭敢不夙夜黽勉以期追于自誤誤國之譴統祈聖明鑒察臣無任感激悚惶待命之至

劉蕺山集卷三

劉蕺山集卷四

明 劉宗周 撰

奏疏四

請禁言利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不敢懷利事君仰祈聖鑒并勅禁天下言利以挽回世道事先是閣冏寺缺馬價嘗奉明旨願捐者聽令大學士溫體仁等及勲

臣朱純臣各報捐助有差將逮及九卿以下臣乃不能無說而處于此臣聞之為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不聞其出于利也如以利即破家殉國亦利也故卜式輸邊公孫宏以為不軌之臣不可以化天下今國家禍亂相尋流寇四起日煩縣官拮据中外諸臣孰為匪躬自効者即一歲之中捐陵工捐城工又捐短牆以及于馬價亦何當報稱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無乃沾沾有市心與此臣所謂利也且夫輯瑞何典

也而亦議以捐助罷倘遂行之辱國滋甚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皇上嘗禁天下以賂矣數金見告重者辟輕者戍又嘗嚴贓吏之誅矣自滿貫而上無不重者辟輕者戍一時士大夫方凜然勵羔羊之節而今者賂自上開矣尤而效之又何誅焉凡此一捐再捐三四捐勢不能不割之養廉之餘者也即內廷之臣茍奉皇上約束亦豈有私藏而短牆之役率先捐助又過從節省以為邀寵地終將取償於朝廷以足

之耳則亦何樂有此紛紛捐助乎哉臣于是而重有感矣皇上自即位以來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身衣三澣之衣口食監門之養固將一意以恭儉化天下而屬者時艱未艾水衡度支動詘經費思欲他圖以佐緩急之計有出于萬不獲已者天下以為人主而務財用也競以頭會箕歛之說進過此以往有極猥褻不可言者益復申法律之教尚介胄之能長遊說之習决乞播壟斷之行率天下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釀成盜賊公行

之世而天下之禍遂日甚一日而不可救甚矣人主之好尚不可不謹也臣聞之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盈縮大夫不言多寡誠有見于亡國敗家之禍未有不中於利者故鹿臺鉅橋瓊林大盈千古以為炯戒即大學言平天下不諱理財而生財之道不過生衆食寡為疾用舒而尤惓惓於聚斂之戒且以為甚于盜臣乃知生財之道即絜矩與民同好惡之道是以謂之大道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今天下既以横征之故日驅

民為盜中原赤地數千里已無生財之衆矣所望二三有司多方招撫稍為農桑衣食之計以保此孑遺而又輾轉困之以捐助試問此捐助胡為乎來哉語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若議食議用則請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事事從撙節愛養起見而不徒為粉飾太平與悠偬苟且之計如近日城臺城牆城垜天壇諸興作衡以標本次第孰非事在可已者又如軍需七項四項歲造各不下萬計因陳相積漸歸朽敗倘歲省三分之

一亦歲省金錢十餘萬其他可以類推軍前大計仍請
勅戸兵工三部通局籌算先定規模不得多兵多餉多
器械以自敝如此而亦無事屑屑於言利為矣然茍非
人主明大道之要先愼乎德而出之未有不以利為義
以聚斂之小人為君子而用之者伏惟皇上洞觀治忽
之機明示取舍之準尊仁義而後富強特勅自今中外
各官弗復行捐助以長言利之習庶天下有正變之日
乎臣不肖竊有聞於義利之辨敢為推明其説如此顧

與廷臣交勗之耳臣無任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修陳錢法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為遵奉明旨仰佐錢法末議事前者因錢法一事戶部欽奉上傳該錢法侍郎吳國仕回奏奉聖旨是奏內疏官錢禁私錢廣收放俱於錢法有裨至過販立限收買嚴稽出入尤是疏通要法著確實勑行有仍違禁私販收放作姦者內外各該衙門嚴緝叅拏究治務期上下通行軍民兩利該部知道

欽此續該侍郎吳國仕條處玩法經紀李八等奉聖旨李八等著送刑部問擬楊大併行緝究其責成坊官盡收私鑄例行制錢及條罰事宜依議但不許衙役乘機生擾在官經紀應否設立該部核議具奏欽此國仕尚未經回奏復於本月十七日見邸抄戶部接出上傳錢法原取便民今新錢六十五文未見通行舊錢聽從民便又稱苦無定數作何畫一至禁外錢原防低假若一概禁絕是否足以周流通著戶部及錢法侍郎詳詢確

議速行奏奪欽此臣伏讀前後詔旨皆責成戶部而不及臣部然臣在工言工亦以提督錢法為專職者也前接戶部來文事理已該本部尚書劉遵憲剳行管理寶源局員外郎許國楨遵行去後而臣時訪之民間俱不便于新令至有因而罷市者臣念行法之初人情難于慮始故靜聽彌月未敢遽有陳瀆而不意聖明已再四迴環猶以前議為未盡因有詳詢確議之旨則臣其敢無說而處于此乎臣聞王道本乎人情人情之所趨國

法之所不能强也况錢之為言泉也又謂之圜府本以流通上下而成制未有不行於下而可行于上者大哉王言錢法本取便民一語固已得其大端而曉然於王者與民同利之德意矣今請就明諭之所及者而一一為闡繹之如曰新錢六十五文未見通行臣謂不必强之使行也聽其自行而已如曰舊錢聽從民便又稱苦無定數臣謂不必强之使定也聽其自定而已如曰禁外錢原防低假若一概禁絶是否足以周流臣謂不必

禁之使絶也禁之且以滋擾但嚴低假之防而已然則何以使新錢常貴舊錢常賤低假錢獨常禁乎有法於此請姑因人情之所便而利導之一在酌收法如收之以二八銀錢也新錢有收舊錢亦有收而若事例若稅糧若贓罰皆例收新錢若房號若門稅若贖鍰皆例收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隨時估既分其貴賤而收之民未有不從其貴賤者也一在酌放法如放之以二八銀錢也新錢有放舊錢亦有放而若官吏師生俸廩

衙役工食皆例放新錢若三大營軍需特從優恤皆例放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隨時估既分其貴賤而放之民未有不從其貴賤者也又一在酌行使法凡民間交易估自一錢以上者許用新錢估自一錢以下者許用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從時估既分其貴賤而用之民未有不安于貴賤者也于是禁濫惡之新鑄臣查近日所鑄制錢視萬歷以前良楛懸甚而臣部近用鉋銅一項為鑄本銅低而制益劣亦何怪民間之賤

值乎法宜加增銅料更定字樣如萬歷時錢式且進而視嘉隆則體質既殊新錢不期貴而愈貴矣於是禁低假之舊鑄訪九門以外但有進低錢假錢者聽該部以銅價收之訪鋪戶中但有買低錢假錢者聽司坊官以違制之罪罪之則私錢漸盡舊錢不期賤而漸賤矣于是議設在官之經紀每坊量設一人統領諸小鋪必擬土著之有身家者聽其新錢舊錢分別兌換兌換分而行使亦分可知且聽其低錢假錢一例收買收買盡而

行使亦盡可知是又所以通上下之血脈制新錢之低昂而行之不以為擾者也至於舊錢絡繹捆入京師臣頗聞之道路凡以外省直但行新錢不行舊錢故也其但行新錢而不行舊錢則各省直官鑄太多故也官鑄多而私鑄亦多不特舊錢賤并新錢亦賤矣官鑄多而銅本益貴不特京鑄壅并京鑄亦艱矣今請除南京戶工二局外盡廢天下官鑄因禁天下私鑄必使外省直新舊兼行悉如京師例而外錢自不禁而漸絶矣臣非

不知隨産起爐取息饒而裕國便要之國家當權大體不當較小利語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況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注於彼者必挹於此故必於行法之中不礙人情之所便所為因其勢而利導之絶無事於一切把持之術此王道也臣敢以是奉揚天子休命若其他巳經戸部條議見在遵行臣不必縷縷及之臣識短才疎自愧一得仰祈聖明採擇施行

請告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危疾陡發萬難報
効殊恩仰祈聖慈俯容回籍調理以終帷蓋事臣叨中
萬歷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歷任禮部儀制司主事光
祿寺寺丞尚寶司少卿太僕寺少卿通政使司右通政
皆未任削籍恭遇皇上登極于崇禎二年起陞順天府
府尹叨任一載告病回籍崇禎八年七月內特蒙欽召
來京本年正月內陞任今職伏念臣一介草茅荷蒙皇
上作養以來游歷四朝屢進屢退遭際聖明前後起以

非常之典從此溝壑餘生誓許之君父以圖報稱於萬一臣之分也乃臣福薄命慳動羣恩遇在京兆已然即令一日受任輙不勝其支離困頓之狀有勢難終隠而不以告者緣臣中年以脾胃受傷腹内遂成痞積百法難攻攻之愈峻體亦愈羸以至血脉閉塞痰火怔忡其來有漸一旦叨玆劇任黽勉在公疲勞日甚忽于前月二十三日感冒風邪寒熱交作旬日以來或吐或瀉晝夜不寧僅存微息醫生王宏科錢穎㦯謂元氣在絶續之

交非一藥所能驟起則臣雖有區區狗馬之心亦不能仰圖報稱可知為此伏枕百叩懇祈聖慈憐臣久病未痊復感新舊萬難供職特賜罷免仍鑒臣受事未幾負恩深重姑許以前任府尹職銜回籍調理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力疾惛憒不知所云臣無任激切控陳待命之至

再請告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為臣病久未痊再懇天恩

特賜罷斥以重官守事竊臣於本月初三日因驟感危症具疏控陳旋奉恩旨著臣供職臣感天恩義矢盡瘁會逢郊祀大典職掌攸關力疾見朝得與于執事之列幸而事竣共開啟處不遑者連日夜而臣體復加憊矣臣所謂驟感之症在脾虛暴下則驟感似可以驟止而孰知臣症由來已三十年浸劇者復十年且每年必劇于夏秋蕉之積痞如盤積痰如絮積火如灼致氣有升而無降頭旋暈如坐雲霧中近自庚午得請以來無日不

與藥餌為緣而衰齡日逼療法日窮既而蒙恩起用一時
狼狽之狀臣後先披露御前未邀省察溫命重宣臣遂
不敢固請以違臣子之義而今也福過而災愈生任重
而力轉瘁至日病一日有不勝其瘝曠之虞者如臣職
掌在提督工程而一日不視事則工程之勤惰難稽又
管理錢法比較銅商而一限不比較則姦商之宿逋莫
問即皇上能優容一病臣在司空之堂而臣不敢以司
空負也頃臣見科抄有民本許瑚者論及於臣一則曰

才諝不足一則曰經綸無能視臣近狀可為實錄葢瑚
為臣鄉人頗知臣而至其謬相引暱者臣亦不受也總
之臣才本薄而重之以多病故愈見其短臣于幹濟本
疎而處之以多病之身故愈覺其疎有臣如此又安用
之惟是叨冒逾涯終鮮報稱負國負恩且仰累聖明知
人之哲臣每清夜魂消無以自遣何問煌煌三尺仰惟
聖慈鑒臣溺職罪狀憐臣不能供職之苦情量從罷斥
永錮田里倘臣得偷延餘息以終始天高地厚之造則

所為生當殞首殁圖銜結者也臣無任披瀝悃誠待命之至

三請告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兩奉恩綸力疾萬難供職仍瀝血悃以祈聖鑒事臣於前月二十八日具奏為臣病久未痊等因奉聖旨劉宗周前已有旨諭留着即祗遵供職不必屢陳該部知道欽此隨該臣于私寓恭設香案力疾叩頭外伏念臣本以夙嬰羸疾驟劇

一朝輙有引請實出萬難得巳乃蒙聖恩前後兩賜諭留臣敢不仰體惓惓勉延朝夕繼而思之皇上之所以諭留臣者固將責臣以職掌而非徒名位之虛拘也臣而念及于職掌則司空固天下劇司佐理分猷並稱劇任而臣自罹疾以來欝疾成眩既受困于神明積濕成風復受攣於肢體其為日羸日憊之狀有萬難再試于鞭策者使臣而勉留一日則曠職一日則臣之負譴日甚一日而臣乃愴然于去留之際也以臣至愚極陋之

資浮沉善病將四十年曾無寸豎可錄一旦荷聖明求舊之典至以庶僚而躐九卿自初進而陵左席甚者不由廷推徑取坐名皆故事所希有而臣輒不揣非分惶遽承恩凡以生平有未効之犬馬至此兾得少酬萬一耳及夫報稱無能種種殊恩總成辜負臣始不禁抱頭鼠竄而況欲假聖明之屢眷以曲惎其溺職之辜則臣義愈有所不敢出矣用是不獲已仍申前請仰祈終賜罷斥倘蒙聖慈鑒臣曠溺未深姑從老疾例量與致仕

名色則極辨之朝終無倖位而曲成之德不廢散材臣雖從此溘先朝露亦將瞑目九原臣無任迫切惶悚待

命之至

予告辭朝疏

原任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為遵旨回籍恭申謝悃事該臣于六月十五日以微臣兩奉恩綸力疾萬難供職仍瀝血悃以祈聖鑒事具疏閒奉聖旨劉宗周屢

旨諭留覽奏情辭懇切特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

知道欽此欽遵臣謹遵旨回籍未能力疾叩閽望闕徘

徊瞻天咫尺四朝犬馬豈無戀主之私一日首邱恐負

致身之節伏願陛下聖德日新聖修日懋本之靜存動

察惟是分理欲而辨長消驗之出身加民乃在謹好惡

而端用舍𢿙知言以知人則邇于乃心終不若逆而求

道𢿙用人以行政則謀之新進亦何如卜之老成第恐

偏聽生姦致解仁賢之體且慮積疑乘隙終開門戶之

爭此在先朝已成殷鑒至于匡勷中外之畧動關廟算

則莞樞之責難輕更以勳撫順逆之權分任地方則邦本之圖尤亟叅罰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更張多一事吏增一事之姦倘能事事提其大綱自可種種詳于小節乃者上下雷同徒習鋪張之治具焦勞日昃未聞交儆于臣工惟明主獨鏡道揆之原而危時尤切泄沓之戒臣雖奄息顧效哀鳴忍死須臾庶見太平有日齊天萬壽永隨草野呼嵩臣今拜表言行無任力疾屏營控辭之至

身切時艱疏

原任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身切時艱敢因去國之轍恭申慰悃兼附芻蕘之獻事臣宗周因病乞骸奉旨回籍于七月初一日辭朝出國門行次天津始聞邊警臣不勝憂惶驚懼者久之伏惟皇上上廑宗社之憂下切萬姓之慮宵衣旰食當不知若何焦勞臣又不禁痛絶回瞻天表愈增馳戀敢以芻蕘一言為當宁獻臣惟我皇上注意邉防無日不綢繆未雨而國事

一至于此追原禍始丁魁楚之久以病請也業已自知其非封疆之任矣乃朝廷不聽其去卒至敗事不聞吏部有爭執張鳳翼小有才而器識不足久已溺中樞之職矣朝廷又從而嘗試之卒至敗事不聞政府有主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臣尤有不得辭其責者且夫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邉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專政何以服王洽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留蒙

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邉庭有警國勢日蹙凡廷臣之纍纍若若猶卒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為異已驅除者今不妨以同已而互相蒙蔽乎其階之為禍愈有不可言者矣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李泌對曰此乃杞之所以姦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為萬世辨姦之要故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明不世出之主也

其於姦邪之辨何有不燭照數計然臣觀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録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

恥則亦相率為全軀保妻子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夫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重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暇而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撫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置藩臬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疆事必無幸矣且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為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

異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必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爲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于治理如御史金光辰者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臣意皇上即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光辰竟以言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嗟嗟言官亦何負於國哉乃者唐藩拜表而勤王亦有愳徐

生之從薪者乎大帥擁兵而不戰亦何問李勉之尊朝廷者乎其他觸邪止佞請南昌之尚方者亦自不乏其人又往往得罪以去遂至天下相顧為寒蟬之結舌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義死節之士此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為也至于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儆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於鄭鄤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誣告坐亦

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已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為首輔謚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仰惟皇上念亂圖存豁然永為皇極之主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挽回世道之根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猷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以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人國為僥倖則宗

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為桑榆之收者亦庶在此不然而徒計出于茍且舉動乖舛日甚一日天下事尚忍言哉伏念臣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默可以自全然熟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雖江湖滿地總無投身之路即臣不言又誰為皇上言之者臣寧言而冒斧鉞之誅終不忍不言而坐視國家有危亡之禍臣無任激切望闕呼天哀控之至

辭少宰疏 崇禎辛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籍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為民臣劉宗周謹奏為罪臣驚聞簡
命揣分萬難仰承謹席藁剖心懇祈聖鑒事本年十一
月二十三日臣於在籍接得本府公文内開吏部具題
為欽奉聖旨事本年九月十一日奉聖旨劉宗周起改
吏部左侍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聞命自
天不勝戰慄該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
於崇禎九年以工部左侍郎蒙恩予告甫出國門即聞
兵變臣因遷延通津之間拜疏陳悃隨奉聖旨封疆重

寄朝廷委任邉臣何嘗不專奈平時一味欺蒙遇警輙
至踈虞特遣監守查餉夫豈得已金光辰姑從輕處前
旨甚明乃謂恐傷中官之心是為何語且已已諸臣各
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有何異同黨比好生悖謬
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蔑倫罪狀顯著反指為刑政之
舛又牽揑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明係比私亂政顛倒
是非本當重處姑着革職為民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
乃戴罪而南謝恩里門席藁於今幸保首領於牖下何

意聖明以求賢若渴之懷宏開使過之途誤及微臣驟蒙特簡起自卿階晉以銓貳仰見聖明雷霆雨露真同大造之無私即草木無知敢忘鼓舞獨念臣前日所以得罪之故仍有萬不能自安者他不具論我皇上以孝治天下所致嚴者在滅倫一案業已早懸睿照而臣猶恐為輔臣溫體仁所賣故據律文謂杖母之獄不可以誣告坐則明旨所指亂政之大者也其後詞臣黄道周特以自謂不如鄭鄤終干嚴譴臣獨何幸罪同譴異反

蒙起廢之典豈部臣未有以臣前日罪狀明告之皇上者乎果爾則事涉朦朧寧不轉甚微臣之罪臣為此凛凛不敢不剖心自陳再聽君父之生死仰祈皇上收回成命容臣仍以薄譴在籍俟論定臣死且不朽如謂臣罪委在可原不妨錄用則廷臣之以言事得罪者不可枚舉倘蒙槩與甄别儘堪策勵將來亦何取於臣之老憊無能最出羣臣之下者乎嗟乎君臣相遇之難也經云將順其美匡救其失故上下相親我皇上忠孝作

人允垂萬古綱常之則而臣子轉以綱常之說掩君父之美以是屢激聖衷致皇上不能容一狂直詞臣數起重獄自此中外頗以言為諱積成睽貳之端甚非盛世之福則亦臣子之罪也臣每念及此未嘗不撫心内訟哽咽隕涕幾欲籲天而無從輙不禁款款及之統祈聖明矜宥臣無任激切悚惶待命之至

再辭少宰疏　崇禎壬午三月二十六日次淮安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為民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遵旨戒

途力疾萬難前進三溼血誠仰祈聖鑒俯容還籍調理

事臣自拜殊恩旋嬰癃閉之症不得已具疏乞骸於本年三月初四日接邸報奉聖旨佐銓亟需貞品劉宗周著作速赴任不得固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惶恐無地思得一日以襆被上道冀少慰君父之惓惓奈前症未瘥自出里門日增困憊沿途問醫行至淮安地方尚圖舍舟登陸而臣勢難前進矣緣臣衰年患此劇疾積百日而不解迨癃閉之久變為遺溼日每十數遺遺必

闕絶以至精血盡耗九死一生抱此纍然之骨臣即能忍死輿疾至京亦萬不能得之服官之日臣姑無問佐銓建豎若何即今動履蹣跚試之朝叅公座且有不禁其隕越者而溫綸鄭重有加無已不徒責之以官守抑又勉之以品格至望臣如此之切則臣亦何以仰圖報稱於萬一乎臣雖犬馬有心終不敢以一日未死之身偃蹇家園委君命于草莽而至此已勢難竭蹶萬不獲已敢仍申前請倘蒙皇上鑒臣踉蹌就道之本心并原

臣不得不繼請之故特賜矜全許還錮籍俾臣以骸骨終邱首臣仰戴髙天厚地再生再成之恩真没齒而罔極也臣謹於途次候命臣無任迫切惶悚控籲之至

敬陳聖學疏 崇禎壬午四月初一日次淮安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不能以身報主敬竭報主之心終致主於堯舜事臣以老病誤蒙聖簡拜疏乞骸旦晚溝壑長負聖恩死不瞑目即後之人有以臣為口實者慼兹不世遭逢思圖報稱然能

不益重其有君無臣之歎此臣所以腸一日而九迴者也臣聞古之人耻其君不為堯舜若撻市朝故雖定哀之衰庸齊梁之僭亂孔孟猶不忘惓惓之誼茍非若數君者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皆自中主而進為聖人當日所謂市朝之耻如責左劵然況有進于二君稱大有為者乎臣不肖遭際聖明十五年於茲仰窺皇上希堯軼舜之資前無千古即位以來孜孜訪落臣嘗數以堯舜之說進而終愧所見之陋非擇焉不精則

語焉不詳亦何以仰裨高深於萬一乃者時艱未艾交警方殷幸以宵旰之憂勤稍起班僚之泄沓而治功猶然未奏得無為之臣者猶是吾君不能之故習乎臣雖不肖自被放以來深自懲艾每因師友之講求熟念今天下治亂之故斷然不能舍道而別為手援臣所謂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皇上之道亦即臣工見而知之之道而所爭止在學不學之間臣因備述聖學三篇謹為當宁獻少畢臣前日之志雖屬鄙儒勦說而當宁

茍或推其端以竟天德王道之大全則坐奏昇平之業即此而在又何時艱之足慮臣且藉手效對揚之萬一云謹力疾口占以聞如左

其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臣聞天下無無本之治本一端而萬化出焉則人主之心是已虞廷之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萬世心學之源也聖聖相傳迄於文武不離緝熙執兢之説其後孔門脩衍其旨於大學首揭三綱表人心之道體

舊言人心是人欲道心是天理非是次詳八目示精一之全功而執中之義已蘊於此矣至子思子直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闡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其言未發之中即意誠之真體段舊指正心義云知此則知未發之中非是故皆以慎獨為本教正以本於誠意故曰本教知本者知此而已而十六字精神盡括於此乃知學庸二書相為表裏示後人以入道之旨未有深切着明於此者也慨自聖學不講而心宗遂晦言大學者以把持念慮為誠意之功而道心竟淪於危殆

念有克罔意無善惡以念為意何啻千里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朕而中體或落於偏枯於是二書自相矛盾未發為本既以靜生動誠意為本如何又以動生靜學術浸以支離從危則近於功利偏執則敝於虛無虛無功利之說昌而佛老與申韓遞起用事轉相出入惑世誣民更數千年流禍未已則亦吾儒之說有以啟之也恭惟陛下以生知之資建反身之極契聖歸宗得之心悟端無取於章句之紛拏而正恐章句紛拏或得或失時有異同致陛

下之心反受其惑者有之往者臣頗得之傳聞陛下崇信佛法退朝之暇口舉佛號徧及宮中又以天仙菩薩等名並加聖母繪為圖像虔禮齋供以表聖孝一時得之所感甚摯因有三教一理之説而於道教亦極其推崇特詔起正一真人處之京師接以恩禮益復佐以禍福之術轉相惶惑天下且有望風而奔走者矣昔者楊墨禍仁義無父無君孟子辟而闢之廓如也又千餘年而得佛老之説即楊墨之説之深

者於是有宋諸大儒特起而排之以為其害甚於楊墨其說彌近理而大亂眞懿哉斯言乃者陛下表章諸儒進以隆號補千百年之曠典為熈朝盛事聞者莫不興起夫諸賢與佛老果何如者而曰三教一理乎臣於是仰窺陛下之心矣忽焉而宗儒忽焉而佞佛或合之或離之方搖搖而無定也豈陛下求之吾儒而不得其說不免依傍於二氏至求之二氏而終不得其說乃還歸之吾儒乎夫陛下而不求之吾儒

則已苟求之吾儒之正也臣請陛下先反而求之吾心當其清明在躬之地炯然而不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此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即是惟精誠此之知即是惟一精且一則中矣隨吾喜怒哀樂之所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矣此慎獨之說也而陛下已一日而堯舜矣道豈遠乎哉事豈難乎哉臣觀凡人之情大抵有喜怒而無好惡有好惡而無是非是以任其情之所發無有不陷于一偏者感之以可

喜而喜喜而不已偏於喜感之以可怒而怒怒而不已偏於怒偏則好惡或爽其則是非且失其衡用人行政之間且有次第決裂而不自知者即今疆場之禍三及宗藩而專閫之臣尚以恩典終帷蓋奪情之舉一無成效而斥邪諸論槩以朋比蒙呵譴豈非喜怒偏偶之一驗乎而今且次第有事於轉圜矣喜怒平而好惡之公乃出好惡公而是非之理自著此之謂不遠之復天心見焉成湯所以改過不吝也蓋上

聖猶是此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故雖聖如堯舜卒
不廢精一執中之說者以此後之學聖人者亦曰慎
獨而已慎獨而知心之所以為道本一誠而畢貫慎
獨而知中之所以為執合四氣而交融所以畢之不
近於功利高之不入於元虛也故曰慎獨可以行王
道願陛下深信於斯而篤行之臣聞之君志定而後
天下之治成夫以陛下十四年講求治道之餘猶或
失之搖撓而無據甚矣定志之難也倘於此而遂求

之學問之要折六經之衷而宗孔氏紹百王之統而祖唐虞則其於道也亦庶乎如農之有畔動無越思乎而治功之奏度越千古有不待言者陛下遂為千古集大成之聖主矣又何有二氏之說則夫九蓮智上等號仍還彼法無以褻九廟之靈齋醮之舉盡放彼徒無以汙法宮之地宜亦不待臣辭之畢矣臣所謂明聖學以端治本者此也統祈聖明采擇

其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臣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

理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有要焉此又本計中所為提綱挈領以其至簡而御天下之至繁即其至靜而宰天下之至動者也故曰君職要臣職詳不於其要而泛焉以圖必至侵官溺職此虞廷所以戒叢脞也昔者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考二聖人在當時竭一世之焦勞惟有得人一事而絶不分於他務卒享無為之治則萬古抳君道之要者莫有過於二帝雖然知人則哲帝且難之矣故舜

攝位首以四目四聰徹壅閉之門而其法在先能舍已舍一已之聰明則雖邇言有所必察惡言有所務隱以為用中之地乃稱大知焉此知人之學也而即精一執中之實用力地也然則人主之聰明果不可恃乎人之賢不肖未可以耳目盡也上用耳而天下適於聲矣上用目而天下適於形矣耳目既窮於形聲而吾猶察察焉務致其詳則神明之地愈受其疑矣語曰明不至則疑生以疑為明何啻千里故君子

舍其耳目之用專求之道心之微不見之中而獨見出焉所以明目也不聞之中而獨聞出焉所以達聰也此明哲作則之至也陛下以天縱之聰明留心治道事事躬親日所裁决萬幾動越羣臣意表羣臣奔走受成之不暇則益相與觀望為自全之計致陛下孤立于上而莫之與即陛下非不求賢若渴日進三事九列而倚任之而前此卒無有一當任使者豈其知人之學猶然未之或講與一番黜陟有一番是非

今日以為賢明日以為不肖者有之明日以為不肖他日又以為賢者有之此無他任耳目而取數窮此心先處其疑故也且陛下所積疑不化者非朋黨之說乎率天下之人而樹私交以背君父豈非人主之所甚惡而其事實有不然者君子以同道為朋能自絶於小人為黨故十六相舉於虞而四賢集於宋古今以為美談即顧厨俊及洛蜀紛紛皆天下名賢適遭阨遇雖膺廢戮無負朝廷讀善善惡惡之論千載

而下為之破涕是故如其道則左儒可以死杜伯非其義則鄧寄可以責諸呂朋黨亦何負人國哉若小人安得有所謂黨者各營其私競濟其惡耳及其一日見外于君子輙自謂之孤立而轉以惡名加君子曰黨人主卒中其說而莫之省也且今之所稱懷姦誤國罪惡貫盈者非首輔薛國觀乎國觀陜人也關中風氣近古𢒈時士大夫雅多自好者獨國觀一人敗羣為其鄉人所唾而朝士之為小人者正喜其能

立異也而引之進之惟恐不加諸膝一旦以僉堂入政府果誰爲之地乎而此輩遂得以驅除異已動激陛下以黨人之說上自縉紳下自黌序紛紛籍籍日以窺陛下之喜怒而中之至稍持正論者必使之削跡于朝迄於空人之國而國觀猶然無黨也然則陛下之聰明幾爲若輩所罔久矣何幸離照當空魍魎立殛聿開衆正之途漸卜太平之兆而臣猶不能無虞於往復之數正恐一念之蓄疑不徹則羣陰之投

間未已此君子小人進退之關固宜辨之於蚤而知人之地尤不容不致其力者矣仰惟陛下躬先聖學法堯舜之明目達聰而推本於舍己亟舍其聰明而歸之闇非徒舍聰明幷舍喜怒舍好惡舍是非至于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是非為真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為大聰明廣開言路合衆論之同建用中之極即讒説殄行亦不至震驚朕師為衆正之阨繇是以天下才任天下事首得人以處政本隨得人以處

六曹之地下及百執事無不得人乃愼守祖宗法度次第布之有位仍不至以聰明亂舊章自此陛下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雖然此非特人主之學也陛下為天下而擇一相已足握君道之要自一相而下逓有知人之責則逓有知人之學雖所學未嘗不同而人綦衆而且詳職綦分而加變有未可以一端盡者夫惟合天下明知人之學而事事皆得其要領下至一卒之微亦無有不稱任使矣此今日救世第一義

也臣所謂躬聖學以建治要者此也統祈聖明采擇其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臣謹按大學所謂明德至終篇始指出仁字葢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即得之以為心則曰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視天下昆蟲草木皆吾同氣顛連殘疾皆吾恫瘝無不有以扶持而安全之渾然天也故德曰天德道曰王道天春生萬物而秋以肅之莫非生也王者仁育天下而義以正之莫非仁也臣又請追宗於堯舜史稱帝堯曰

其仁如天舜德協帝則曰好生史臣實之曰臨下以
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過無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如是
止耳極其效乃至於變時雍四方風動二聖人以德
化天下其盛有如是者陛下撫有成業承神光兩廟
積弛之後不難振之以明作庶幾得救時之權矣而
邪臣遂日導陛下以申韓之術致訟獄繁興犯者日
衆傳染海内偏為殺機兵刑交毒上干天和無歳不

罹災沴至此民生國命內治邊防次第決裂岌岌乎有不可收拾之勢聖天子乃發憤更化舉十四年以前一切繁苛之令一朝告罷臣民鼓舞懽若更生如霜雪之後繼以陽春薄海內外業已重覩堯天舜日氣象而臣猶以為未可徒求之政事間也必也求端於聖學以明德化天下乎化天下自廷臣始自先朝學禁以來士大夫不知有本心久矣陛下復用重典以趣之益習為苟免之計因而心術愈壞今誠欲使

天下回心而向道莫若先以手足腹心之誼養天下之元氣不特寛之以文網而且樹之風聲令天下爭自見其本心焉惻隱之心勝而君父之戴堅矣羞惡之心勝而身家之計奪矣辭讓之心勝而進退取與之界審矣是非之心勝而成敗利鈍之幾晰矣合此四者斯可與事君矣而仁其大端也未有上好仁下不好義者也乃者陛下隆三五之業不難進股肱大臣隆以殊禮一時風動中外討無不洒然易慮者而

第恐禮貌之虛拘無以遽作其腹心之報臣請因是而推之如詔獄之典祖宗以來固所不廢然亦借以懲大姦大逆而未嘗概及士類也今者東廠之譏呵雖罷衛尉之煅煉猶懸請自今廷臣有犯一切下之法司永除詔獄庶不至以非刑辱士而至于廷杖一節原非祖宗故事辱士尤甚士可殺不可辱仍願陛下推敬禮大臣之心以及羣臣與廠衛一體並罷還天下禮義廉恥之坊禮義廉恥之坊設而惻隱之良

愈著矣繇是化羣臣以化兆民流寇之徧天下也原其始禍之日皆由朝廷嚴刑重斂威暴其下使之偷生無路悔罪無門以有今日即陛下非不下哀痛之詔特與此曹以自新而所司莫承德意卒未有以天地父母之心相感喻者一撫再撫每同兒戲惟其恩信不立是以負固愈堅自此廷議一意用兵日驅數十萬生靈於鋒鏑之下無不玉石俱焚更堅天下從賊之心而今者勦與撫而兩窮矣計莫若有以化之

而化之術仍本之陛下父天母地之心推誠而致之
乘此中原殘破之餘亟議撫循之法特遣才望大臣
捧朝廷尺一詔書宣示德意一面經理農田因悉捐
天下勦餉金錢改為牛種廬舍之資聽有司設法招
徠聯以保介進以鄉約乃罷所在督師等官明示天
下休息而專責兵事於巡撫俟賊勢既窮賊徒漸散
渠魁未有不授首者也且賊之攻城不已凡以求食
耳掠而得食猶之朝廷食之也莫若遂來而食之曰

吾以父母食赤子可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化之之説也化兆民之衆使之華戴一人而天下之勢安於磐石矣臣願陛下及今蚤定廟謨躬修明德至此見大聖人本身出治經緯萬端真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舉一世而甄陶之歸之至仁此真學問之極功盡性之能事所繇與申韓之效天淵異已而臣謂此固非可以旦夕幾也王道無近功至治非小補若規小利圖近功不旋踵而害已隨之臣願陛下從事

慎獨之學先去其欲速見小之私而日就月將以卜
化成將隆古絶業不難再見于今日矣臣所謂崇聖
學以需治化者此也統祈聖明采擇

辭總憲疏 崇禎壬午八月二十六日次臨朐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為民臣劉宗周謹奏為徼臣連叨寵
命揣分更難仰承懇祈聖明俯容辭免以肅憲紀事臣
蒙聖恩起陞吏部左侍郎該臣屢告在途未蒙俞允行
至山東臨朐縣地方接邸報吏部為缺官事奉聖旨劉

宗周陞都察院左都御史著星催到任欽此欽遵臣不勝惶悚無地隨該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草野孤踪荷聖明使過之仁寵以非常之遇佐理銓衡處非其據已不勝進退狼狽之狀乃臣既未經受事再蹴榮階進叨憲席揆諸分義有萬萬非臣所敢仰承者臣聞明主官人必循資而考績人臣受事務揣分以盟心故事都察院以侍郎轉者絶少而以一日未任之侍郎躐轉者自皇上御極以來亦未之見也而始見于

臣臣豈敢冒昧自處以辱官常且仰負聖明如不得已之盛心乎夫都察院風紀之司也百司庶府于是乎資彈壓一切政事于是乎贊可否海内民生吏治于是乎行激勸當此中外多故聖政維新之時所係得人良非淺鮮一旦俾臣越次而處之將壞法亂紀實自臣始又安望其有展布之地乎如臣學本迂踈資兼非劣素無一割之長可奏匡時之畧而其為中臺覆餗懼尤有不待言者矣仰祈皇上收回成命別簡賢才如同推尚書

傅淑訓而外資望多度越臣者以充任使容臣仍以骸骨請得賜首丘則所全於臣之分義無幾而所裨于官常國紀實大伏望聖明鑒允臣無任戰慄惶恐之至

劉蕺山集卷四